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第七十九回 奪人錢鈔遭人騙 肥己心腸把己傷

話說這忍字如何好？人生血氣方剛，遇著不順意的事，便動起暴戾心情，忿怒不平，哪裡忍得！這不忍，就生出許多禍害，有一詞說道：「不忍一時之氣，生出百日之憂。作哭作痛作冤仇，禍害臨時莫救。好個當場一忍，讓人一步存柔。舌柔比齒久存留，能忍之人有後。」

副師道：「善信，你改名須改行，若是名改行不改，卻也枉然。這果報冤愆，仍存不解。」強忍道：「小子自揣一生秉性，只是要人些便宜，占奪人些產業，欺凌幾個懦弱。只從荒沙醉臥警戒後，一病灰心，這些氣力也消磨了九分。」副師笑道：「尚有一分，還有一分果報。」強忍問道：「果報卻是如何報？」道副道：「天理好還，小僧也不敢顯說。只是人如何使心機行出，便如何照出的以人。比如欺人孤兒寡婦的，後來家裡孤兒寡婦也被人欺；奪人產業；終把產業與人奪去。來早來遲，不差分毫。」只見尼總持說道：「善信，你從來曾見聞有這果報的麼？」強忍道：「師父不問，我小子倒也忘了，果然有見聞過。我當初有一相知朋友，此人言不由衷，只憑口發，專一背前面後搬弄人家的是非，說人家的過惡。後來得了一個啞口病，要說不能，活活悶殺。又有一友，平日極愛潔淨，處家最嚴，凡目中見有不潔之物，便重罰家僕。不但自身衣食不使毫末穢污，便是他人蒙不潔，必見而遠走。他這兩眼偏明，秋毫能察，豈知道陡然一病，雙目不見，兩耳又聾。當前被他捶楚的童僕，故意作賤，指著罵的，把穢污耍他的，都作了個笑柄。」

萬年聽了，笑道：「小僧也見了兩個施主的笑話。一個施主名喚並杰，他生來愛乾淨，與人接談，不向人口，說人口氣穢。與人交接物件，必以衣袖承受，說人手指拿的多穢。人有扯了他衣，說受人手污，即解衣浣洗。人有坐了他席，說被人坐穢，即用水濯。便是妻妾，也不沾污了身體，倒也過了二十多年。一日，老母吃湯，將碗遞與他，他不去接，說母手不潔。只這一事，古怪蹊蹺。走出大門，遇一經過道餘官長，昔年為土時，知他好潔，受了他洗濯坐席之辱，卻好出門，闖入官長前行引導。官長見了，想起昔年故事，頓時叫左右扯入衙門之外，叫左右喚擔糞的，將糞直傾了幾擔。身體髮膚，這臭穢怎當？仍禁他三日不許浣洗，方放他回家。」強忍聽了道：「我小子也知此人真可作笑，卻還有那個施主的笑說？」萬年道：「這一個施主，名叫做落空，平生為人，愛的占人便益，奪人利市，費盡心力，騙得幾十貫錢鈔，與妻兒計較，尋個生意去做。妻兒說道：『甚麼生意做得？想你用慣的手，吃慣的口，生意利薄，如何做得？倒不如買幾畝地土，白耕自種度日罷。』落空道：『地土越利菲薄，怎得度日？不如販買幾個丫頭小廝到外村去賣，還有幾倍利息。』妻兒道：『拋家失業，萬一天年不測，丫頭小廝有病，或人家識出弊來，官司難免。不如放債借與人，討得加一倍五利債，是個好事。』落空道：『不妙，不妙，人情奸險，騙債甚多，借與人，不如自家使用。』夫妻兩個計較了一夜，天明起來，落空把幾十貫錢鈔裹在身邊，往市上尋個生利的事做，看哪項便益利市的生涯，便是占奪了人的，也顧不得。那人頭疼眼瞎，正在市上前行後走，忽然見一人往前飛走，如有緊急事情一般，急忙忙身上落下一囊，隨旁卻有一人拾得，往後便走。落空見了，便扯著這人說道：『路邊見遺財物，大家有份。』這人不理，往荒沙地界飛走。落空緊緊扯著，跟到深林僻處，說道：『大家有份。』這人乃開囊，卻是黃金數錠。落空就要均分。這人道：『老兄，我乃人家佃戶，家又貧窮，分此黃金，沒處使用。老兄你若有隨身錢鈔，不如換了去罷。』落空聽了，自付道：『黃金價值百倍，我錢鈔能值幾多？』乃道：『你果有此心，我願把錢換你。』乃身邊取出十貫錢鈔來。這人見了道：『金子價多，不夠，不夠，不如分了別處去換。』落空見他爭講，又恐人來看見，忙忙盡把腰間錢鈔都與了這人。這人得了鈔飛走，不知去向。落空得了金子歸家，喜得手舞足蹈。妻子問道：『有何生意尋著，這等歡喜？』落空乃把金子拿出來，把戥子一稱，倒有十五兩，說道：『這生意做著了。』妻兒見了，也喜歡說道：『這金子可換得百十貫錢鈔，買地土的也有，做本錢的也有。』落空道：『我還想娶個妾生個子，以繼後代。』夫妻兩個又計較了半日，卻把金子攜了一錠，到市上去兌換錢鈔。心裡又驚驚怕怕，驚的是，遺失了金子的找尋，市上有人知覺；怕的是，金子成色低，價換不多，遂不得他買田娶妾心腸。恰好走到市上，見一鋪面人家，寫著『換金』二字門牌。落空乃進入鋪內，與兌金主人拱了拱手，說道：『小子有錠金子，欲兌幾貫錢鈔。』主人道：『借出一看。』落空忙向袖中取出。那主人見了，笑道：『你這人銅也不識，如何來騙我？』一手扯住道：『剪綰調白，皆是你這等人，』扯到官司，刑罰究罪。落空有屈莫伸，只是捶胸叫苦。正吵鬧中，只見一人在旁認得包金布囊，一手來揪著道：『我賣產交官的金子五錠，一時心事走急，失落市間，無處找尋，原來是你偷去，布囊金子可證。』把金子看了一眼，道：『我原是真赤黃金，你緣何匿起？』金鋪主人道：『原來又是偷金的賊。』一時吵鬧到地方官長，刑罰追償。這落空哪裡償得起，連妻賣了，只落得遇赦還家，拾得一個性命。」

三個高僧聽了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人生何苦不行些善事？」強忍聽了，乃說道：「小子聽了師教，歸家斷然十分改行。」道育師說：「善信，你便自知悔改，卻也要把目前作過占奪人的產業，動一個公心，應還的速還，免人了後來一還一報的冤愆。」強忍答道：「謹領師教。」只見道副說：「師弟，強善信既知非改行，自成善功，只是殷獨三人，未見他誠心悔悟回去，還得強善信修自己，再勸化他三人。」強忍道：「師父，人心不同，有如其面。我小子但知自悟，怎能勸化得他？除非也有一宗警戒，他們卻方才知悔。」副師道：「這也不難，小僧有五言四句偈語，作他三位警戒，善信可記誦回去與他聽。」乃說道：

一切諸惡業，如蛇亦如蠍。

相傷無了期，種種無差別。

強忍聽得，熟記在心，別了眾僧回去。卻說殷獨三人，不敢聽高僧講說，恐怕說出他心腹平日非為。總是俗語說得好：「賊人膽下虛。」他三人離了清平院山門，隨步行走，殷獨說：「長老之言未必深信。」吳仁道：「便信了，也沒甚要緊。」穆義道：「俗語說：『遇著善人便燒香，遇著惡人便使槍。』」三人講說，不覺走到一樹密林深之處。這深林路通幽谷，谷中有兩條赤花蛇兒，年深日久，通了靈性，專一作怪迷人。谷外山縫裡，又有一個蠍子，也通靈作怪。一日，蛇蠍相游在谷口，只見赤花蛇向蠍子說：「我等歷世，歲月覺長，食的蟲蟻，飲的潤水，時或毒螫行人，得了人的血氣，因此精靈，大非往日。我想行人往來甚少，難得遇著被我們螫，不如施個神通，顯個手段，到那深林密樹，張個網兒，等個行人，螫他些血氣。」蠍子答道：「計較甚好，只是我等弄個甚麼神通手段？」花蛇道：「我想世人不貪財，便愛色，我變兩貫錢鈔在林間，有人來看見，必然把我藏係在腰。那時在他腰間，任我吸他骨髓。」蠍子道：「我變一錠赤金罷，有人拾得，必也藏於衣袖間，讓我吸他膏血。」蛇蠍計較了，果然變了兩串青蚨，一錠金子在林間。等候了一日，不見人來。二蛇道：「蠍子，你變的引不得人來，再變別項罷。」蠍子道：「深林無人到來，我與你當在路口。」花蛇道：「路口往來人又眾，萬一人多看見了，彼此相碎分，不免你要螫壞，我要扯斷，還是林間，卻尋個路頭之處。」蛇蠍正移到林間一個走路口，只見一個僧人走近前來。蛇蠍看那僧人，

禿禿一光頭，精精兩隻腳。

身披破衲衣，口含彌陀佛。

那僧人走入林子裡，席地坐下，把面揉了一揉，睜開眼看見兩串青蚨、一錠金在地，便合掌道：「甚麼人遺失了金錢在此？我想此物不知何等來的，或是遠販經商，辛苦將貨物賣的，可憐他折了父娘血本；或是變賣家產，養生送死的，可憐他急迫變來失了，心慌意惱；或是衙門交納錢糧罪贖；或是嫁賣妻兒老小，這不小心遺失路間。可憐身家性命，多有不保。」僧人嗟歎了一會，乃立起來，四顧一望，大叫了幾聲：「何人遺失了金錢？倒是我僧家不貪財看見，急早來取了去。」叫了幾聲，哪裡有個人應。僧人道：「說不得守在林間，料有找尋的來。」蛇蠍見僧人不取，乃計較道：「淘氣，淘氣！長老若守到晚，我們事要破，不如復了

本相，再變別項罷。」蠍子道：「復了本相，長老一頓戒尺，卻不打殺？」蛇說：「沒妨，沒妨，他既不貪財，豈肯傷生？」蛇蠍乃復了本相，往林內遊走。僧人把眼揉揉，道：「我一時眼花，把個蛇蠍誤當作金錢。」乃走出林去。僧人既去，蛇又向蠍道：「不如變幾個婦人罷，人情愛色，無有不親。」蠍子說：「婦人在林間，只可一個。若是三個，人便不敢親近了。」蛇道：「我有一計，你蠍變個美貌婦女，我兩個仍變兩串青蚨，待人來，只說是你陪人的妝奩錢鈔，願隨嫁夫。」蠍子說：「遠遠有個人來了，此計甚妙，快變！快變！」蠍子乃變了一個婦人，二蛇變了錢鈔，待那遠來人。哪知那走來的是一個道士，蛇蠍看那道士：

頭戴紫陽冠，足踏登雲履。

堂堂貌偉然，宛若神仙侶。

道士走入林間，揭起道衣。方才坐地，那婦人走近前來，道一聲「萬福」，嚇得個道士忙起身，答了一禮。婦人便開口說道：「老師父，我乃前村人家婦女，無夫無主，鄰人隨我另嫁個丈夫，我也不白嫁人，有兩串錢鈔當作妝奩。若是師父有相知，不拘甚人，若是門當戶對，便嫁了他罷。」道士聽了，乃正色說道：「娘子如何說此話！女有女道，婦有婦節，你既無夫，必有父母。若無父母，必有弟兄。難道夫家沒宗族親眷？因何獨自一個在這靜僻林中，自為媒嫁？你若不是個背夫逃走，便是個白鴿不良，倒是遇我出家不變色慾的道士，若是遇著個惡少浪子，騙辱淫污，可不壞了你名節？急早回家，莫要傷風敗俗。」道士說罷，不顧往前途飛走，說道：「萬一遇著過往人來，瓜田李下，不把我形跡壞了？」道士去了，蛇蠍道：「割氣的買賣，如何偏遇著這等清白的僧道！」

蛇蠍正要再變別項，卻遇著殷獨三人走入林間。吳仁、穆義便席地坐下，殷獨遠遠望見一個女人在那林內，乘他二人未看見，乃作言說道：「你兩個坐著，我去出恭。」吳、穆不知，殷獨乃走近婦女身邊，兩眼乜斜，上下瞥看。那婦人笑著臉道：「漢子休要看我，我乃村前無夫無主的寡婦，願情嫁個丈夫，還有兩串錢鈔陪妝奩。」殷獨聽了，忖道：「我有妻小，如何容得？想吳仁沒有家小，倒好作成他。」乃向婦人說道：「娘子，我與你做個媒罷，只是你那兩串錢鈔，須要謝我，方才作你一個好丈夫。」兩蛇聽得要謝，便叫蠍子把錢付與殷獨。殷獨接了錢，又說道：「娘子，切不可說出謝媒錢。你若說出，你丈夫定然疑我，只恐婚事不就。」婦人道：「不說，不說。」殷獨把錢藏在腰間，一蛇忙咬他一口，殷獨「哎呵」一聲道：「錢在腰間，莫要咬人。我殷獨便瞞心賺這兩貫，作成人一個婚姻，也不為過。」乃引著婦人到吳、穆前說道：「一宗婚姻作成吳兄。」便把婦人話說出。吳仁想道：「我也過得日子，豈有不行三茶六果，聘娶一個妻小，如何要個露水夫妻？看這婦人，也值得幾貫錢，不如口應著，娶到家中，再賣了她。料她說無夫無主，沒甚禍害。」正答應道：「殷兄作成高情，自當謝媒。」那蛇又在殷獨腰吸了一口，殷獨罵道：「咬得慌，也要忍到家裡用你。」只見穆義道：「殷兄，你好無情，只作成吳兄，便不念我也是冊友，就作成作成我也好。吳兄你也無禮，如何突然娶人家婦女？想我穆義也未娶妻，便給了我何害？」兩個爭奪起來。那婦人笑嘻嘻的說道：「二位不要爭我，婦人家只要嫁個如意的丈夫。」穆義道：「怎麼才如的你意？」婦人乃把手輪起指來。卻是何意，下回自曉。